理论综述

DOI:10.16077/j.cnki.issn1001-1757.2024.02.016

构建生命共同体：奇幻文学的生物符号学研究

方小莉　李天鑫

内容提要：本文借用生物符号学的相关理论来探讨奇幻文学对生命共同体的书写。在奇幻文学中，叙述者可将自我非人类化，从其他生物的视角去观察和体验其主观世界；由于“魔法”，奇幻世界中的他物种可以通过参与人类的符号活动，将不同环境界的符号翻译成彼此能识别的符号，与人类共建彼此的环境界；奇幻世界是不同物种栖居之所，它将人类与其他物种的环境界彼此勾连，使不同物种对世界的认知形成互补；奇幻文学书写了一种人与自然的新型关系。既然人与所有生命体都生活在一个巨大的符号关系网中，那么在建构二度自然时，人类不仅可以将自然纳入自己，也可以将自己融入自然，建构人类与自然界万物共生的生命共同体。

关键词：奇幻文学　生命体　环境界　生命共同体

作者简介：方小莉，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英美文学、叙事学。李天鑫，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奇幻文学叙述类型研究》（16CWW030）阶段性研究成果。

Title: Constructing a Community of Organism: A Biosemiotic Study of Fantasy Literature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community of organism in fantasy liter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iosemiotics. In the genre of fantasy, narrators can adopt a nonhuman perspective, allowing themselves to observe and experience the world through the eyes of other species. Because of the magical element, nonhuman species within the fantastical world can engage in human semiotic practices, enabling the translation of signs from varied *Umwelten* (surrounding environments) into mutu-

ally intelligible signs, thereby co-creating a shared *Umwelt* with humans. The fantasy world serves as a common habitat for multiple species, intertwining different *Umwelten* of human and nonhuman beings, and fostering complementary perceptions of the world among different species. Fantasy literature hence heralds a new paradigm in human–nature relationships. Recognizing that humans exist within an extensive network of signs with all living beings, the construction of a "second nature" entails not only the incorporation of nature into the human but also the integration of the human into nature. This process fosters the community of organism, where all creatures in the natural world enjoy an equal position.

Keywords: fantasy literature, organism, *Umwelt*, community of organism

Authors: Fang Xiaoli <clever-wing@163.com> is a professor at the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in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China (610200). Her research focuses on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narratology. **Li Tianxin** <marcus_fulter@163.com> is a doctoral candidate at the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in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China (610200), specializing in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本文所探讨的"生命共同体"主要从生物符号学的角度来定义。"人类与所有生命形式一样都是符号使用者"（科布利 240），与符号活动紧密相关。整个生物圈的生命体都是同一个巨大的符号活动关系网的参与者，这个巨大网络将所有生命体关联起来形成一个共同体。人只是整个生物圈的一部分，无法摆脱其他生命体的影响，他与参与符号活动的其他生物应该是平等的生命体。

作为生物世界的一部分，人"由他所处的整个符号活动网来定义"（科布利 240），要认知人类世界就必须要认知他所处的生物圈，了解其他生命体的符号活动。要探讨人类与其他物种的关系，我们不得不引入"环境界"（Umwelt）这个概念。乌克斯库尔（J. Von Uexkull）认为"首先存在有机体，是有机体创造了主观世界，每种生物都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拥有自己的主观世界"（转引自罗特曼 12）。瑞因·马格纳斯（Riin Magnus）和卡莱维·库尔（Kalevi Kull）在此基础上将环境界定义为"生态系统中生命体所具有的一整套符号关系"（41），生命体通过符号活动，创建一整套符号关系，从而建构起自己的意义世界。"不同生物尽管可以生活在同一个客观世界中，他们从同一个客观世界中获得的却是完全不同的体验"（Lidström 103）。所以，环境界是物种所专有的关系网络世界，它是生命体以自我为中心，以符号关系为基础所构建的意义世界。人类与所有生命体生活在同一个客观世界，但却生活在不同的环境界。认知一个特殊的环境界，需要了解和认知生命体所具有的那一套符号关系，因为"所有生命体都参与了对它们的环境界的建构。对一个环境界的建造和改进，也同时是一个交流和模塑的过程。对一个环境界的描述就需要展示这个生命体如何映现世界，这个世界中的对象的意义是什么"（马格纳斯、库尔 42）。本文借用生物符号学的相关理论，在研究奇幻世界中人类与他物种的关系及人类与他物种共建环境界的基础上，探讨奇幻文学如何以特定的方式来建构生命共同体。

一、奇幻世界中的平等生命体

奇幻文学因其文类的特殊性，叙述者可将自我非人类化，尽力排除自身环境对他的影响和限制，从其他生物的视角去观察和体验其主观世界，模拟他物种对世界的感知。在奇幻文学型塑的幻想世界中，他物种通过符号活动建构其意义世界，或者说读者可以通过他物种对其周围世界的映现和解释，去认知它们的环境界，从而意识到他物种与人类一样都是平等的生命体，都在符号活动中建构了不同的主观世界。

小说《夏洛的网》（*Charlotte's Web*）的开篇借一个天真的孩童之口告知成年人，动物与人类无异，是平等的生命体。弗恩的爸爸打算杀死刚出生的小猪，因为“它太小太弱，不会有出息”（怀特 1）。弗恩强烈反对父亲的行为：“小猪生下来小，它自己也没办法，对不对？要是我生下来的时候很小很小，你也把我给杀了吗？”父亲却认为：“女孩是一回事，落脚猪小又是另一回事。”然而弗恩却认为：“我看不出有什么两样”（3）。在孩子的眼中，小猪与人应等量齐观。她坚持救下小猪，取名威尔伯，“小猪每天陪弗恩去等校车，弗恩朝她挥手告别，它就站在那里一直等到校车拐弯看不见为止……它每天跟着弗恩到处溜达……要是她上楼，威尔伯就等在楼梯脚边，直到她再下楼”（9–10）。他们成为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同进同出，一起嬉戏。后来小猪被卖到弗恩舅舅的农场，弗恩经常去看它，而读者也随着弗恩一起“转场”走进了小猪的世界。小说开始十几页后，叙述者不再以人类视角讲故事，而开始模拟动物映现外部世界的方式，希冀以动物的视角表征农场动物的主观世界。由此，读者随着威尔伯的转移从“人类世界”进入了“动物世界”。在人类世界里，动物只是人类圈养的物，而不是平等的生命体。但转入动物环境界的读者却能意识到动物与人都是平等的存在，都有自己的主观世界和情感。刚来新的环境，威尔伯感到十分孤独，但在这里他结交了他的救命恩人蜘蛛夏洛。

在人类世界里，圣诞节是庆祝“奇迹”的节日，而在动物世界，圣诞节是献祭动物生命的末日。自打从老羊那儿获悉自己在圣诞节会被做成熏肉火腿后，威尔伯便日日寝食难安，其朋友夏洛决定用自己的方式拯救威尔伯。由于人类与动物处在不同的主观世界，因此夏洛首先需要搭建与人类世界的符号交流。“环境界是存在于生命体的符号系统内部的世界，即生命体的符号世界”（库尔、特洛普 19）。不同环境界的符号世界不同，但不同环境界之间可能建构出一个在某种程度上和人的所指对象重合的对象。因此环境界间符号的翻译意味着：“使一个环境界内的一些符号和另一个环境界内的一些符号相对应”（库尔、特洛普 19），让不同环境界中的符号信息，在彼此环境界中能够得到辨认。夏洛吐丝编织了一个符号网络，促使人类加入它构建的符号活动，或是说使自己的符号活动与人类环境界的符号相对应，欺骗人类按照她所希望的方式来解释其符号信息，从而解救了小猪威尔伯。

夏洛认为：“要救威尔伯的命，办法就是给朱克曼玩个把戏。我既然能戏弄一只甲虫，我就一定能戏弄一个人。人没有甲虫机灵。”它甚至告诉威尔伯，人“就是傻瓜，容易上当受骗”（怀特 64–65）。夏洛在蜘蛛网中央织出了“王牌猪”三个字，让朱克曼一家以为收到一个“神秘的信号，这农场已经出现了一个奇迹。我们有一只非同寻常的小猪”（77）。夏洛以“奇迹”的方式，让朱克曼一家卷入它建构的符号活动，按照它所希望的方式来解释意义，在这个语境中，威尔伯成为了奇迹的产物。后来夏洛又织出了“了不起”三个字，让朱克曼一家更加肯定小猪非同一般。村民与记者获悉“奇迹”后，便纷至沓来，趋之若鹜。渐渐地，威尔伯被冠以“王牌猪”“了不起”的头衔，在人们眼中，他从普通的落脚猪变成了“朱克曼的名猪”（114）。最后夏洛在威尔伯参加镇上的比赛时，为它织出了“谦卑”与“光彩照人”，让威尔伯名声大

噪，获得了特别奖，从此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王牌猪”。自此，虽然在动物的环境界里，威尔伯还是那只平平无奇的小猪，但在夏洛的精心编织下，威尔伯在人类世界被识别为奇迹和荣誉的象征。小说的结尾，威尔伯因夏洛逃过一劫，但夏洛却因吐丝织字而亡。对于农场动物来说，蜘蛛救了小猪，而“在来过集市的数以千计的人中，没有一个知道，一只蜘蛛曾经起过最重要的作用”（161）。小说中人类与动物处在同一个客观世界中，但因不同的环境界，因而获得不同的体验。小说的读者则可以透过动物的视角，走进动物的世界，去体验和感知它们的世界。叙述者在故事结尾评价夏洛“既是忠实朋友，又是写作好手”（173）。夏洛成为了连接两个环境界的桥梁，它既是威尔伯忠实的朋友，又是一个写作能手，把人类也写入了它的符号世界。

从《夏洛的网》中可以看到，环境界是物种专有的世界，不同生物从同一个客观世界中会获得不同的体验。对一个环境界的认知，需要看到生命体如何映现世界，其间的对象具有何种意义。威尔伯是人类世界为了庆祝圣诞节“奇迹”而宰杀的落脚猪。夏洛为了营救小猪，设法改变了小猪在人类环境界的意义，将小猪变为人类世界所相信的“奇迹”，从而拯救了小猪的生命。现实生活中的动物当然无法像夏洛一样有意识地使用人类语言来传递信息，但是从《夏洛的网》中，读者可以看到，人类与他物种生活在一个巨大的符号关系网中，各种生物与人类一起参与了这个符号关系网的建构，我们有意无意地参与各种符号活动，而我们彼此的环境界也相互影响、互相渗透。在该作品中，叙述者尝试摆脱来自人类环境界的影响，将自己沉浸于动物的世界中，通过再现动物的主观世界，让读者意识到动物与人一样是平等的生命主体。在奇幻文学中，类似的作品还包括《简妮》（*Jennie*），该作品的男主人公变成猫才能感知猫的主观世界，参与猫的符号活动，建构相应的属于猫的环境界意义，从而在猫的世界生存。另外《柳林风声》（*The Wind in the Willows*）、《小熊维尼》（*Winnie the Pooh*）等一系列作品都以动物为主人公，讲述不同动物的故事；在《纳尼亚传奇》（*The Chronicles of Narnia*）、《神奇动物在哪里》（*Fantastic Beasts*）等系列作品中，我们也能够看到人类与动物的符号交流。

二、奇幻世界各物种的环境界共建

不同物种由于生活在不同的环境界，因此对世界的认知是有限的，若无法识别外部的符号信息，便无法接收与回应。在奇幻文学中，奇幻世界是不同物种栖居的世界，它将人类的环境界与他物种连接起来，因此不同的环境界彼此相通，不同物种形成对世界的认知互补。

在菲利普·普尔曼（Philip Pullman）的《黑暗物质：精灵守护神》（*Dark Materials: The Northern Lights*）中，人类的灵魂幻化为与之性别不同的动物精灵。精灵和人类不能分割，两者相随相伴，始终一体，哪怕“主人死后，陪伴他们终生的精灵依然不离不弃，伴随左右”（41）。人与精灵若被切割，双方都不能存活。从物种间关系的角度来看，这种设置以一种隐喻的方式表现了人与动物之间互赖共生的关系。小说中的“尘埃”是种人人生畏的物质现象，以库尔特夫人为首的祭祀委员会认为尘埃会给人类带来不良影响，“成年人和他们的精灵被尘埃感染得太严重，没有办法补救，但及时给孩子们做手术就会让他们免受尘埃的伤害”（233）。因此他们在诱拐来的孩子身上做实验，希望能“把精灵跟人体分割开来而又不伤及性命”（309）。然而人与精灵是天然的组合，“一个人没有精灵就好像一个人没有长脸，又好像肋骨打开，心被撕扯下来似的：这样的事情是违反自然规律的”（176）。因为主人公莱拉的好朋友也在被拐儿童之列，所以莱拉与库尔特的势力展开斗争。在这场争斗中，我们既能看到人与动物对世界的不同主观解释，也能看到他们如何合作与交流。

在小说中，虽然人与其灵魂幻化的精灵是一体，但因为身体是“人”，而灵魂是“动物”，二者的环境界不同，对客观世界的感知和体验也不同，他们之间虽有分歧与冲突，但更多是交流与合作。由于长期磨合，人的环境界与动物精灵的环境界有很大的重合度，他们共同参与了彼此环境界的建构，让一个环境界内的符号与对方环境界中的符号相对应，这样双方均能识别出相同的符号。在小说中，孩子的动物灵魂可以通过识别人类发出的符号，相应转化为对应的精灵。主人公莱拉的精灵可以精确解读主人的情绪，并变幻为相应的动物来给予回应。当莱拉感到恐惧时，其精灵潘特莱蒙“变成一只小狮子纵身跳到她怀里，低声吼叫起来”；当她感到紧张时，“潘特莱蒙变成一头黑豹给她壮胆”（94）；而莱拉生潘特莱蒙的气时，它则变做一只刺猬（60）。潘特莱蒙还能够精确解读莱拉的行动意图，参与她的行动。当莱拉焦急奔跑时，潘特莱蒙“像一只小型猎豹，在她前面奔跑”；当莱拉假装天真欺骗对手时，“潘特莱蒙十分聪明地变成一只飞蛾，这是最没有表情的形象，这样就不会暴露出莱拉的真实想法”（78）。可见，经过长期的交流与对话，人与动物精灵共同建构了彼此重合的环境界，构成了对方符号关系的一部分。

人与动物对世界有不同的感知和体验，但莱拉与潘特莱蒙能够将自我主观世界的符号信息翻译为对方能识别的符号，让对方能够理解彼此的意义。当莱拉无法感知到超出其环境界的符号信息时，精灵获得的符号信息则补充了莱拉感知的不足。在莱拉与库尔特夫人第一次讨论“尘埃”时，莱拉因被库尔特夫人迷惑，忙于对尘埃之事高谈阔论，没能察觉屋里气氛的变化。“潘特莱蒙变成一只貂，跑到她的大腿上，剧烈地颤抖时，莱拉才感到房间里有一种高度紧张的气氛”（68）。库尔特夫人为了哄骗莱拉交代她所知道的一切，全力控制自己的情绪，也控制精灵不泄露其情绪。但潘特莱蒙却能看到库尔特夫人的“精灵身上的毛全都竖起来了……她紧紧地抓住精灵的毛发，她那么使劲，手上的关节都没了血色”（69）。潘特莱蒙可以变换动物形态，看到被莱拉忽略的信息，它甚至可以看到人类看不见的领域，洞悉人类环境界中不存在的符号信息，进而填补莱拉视角盲区的内容。比如它能看见戈德斯托修道院的那些老鬼魂，而人却看不见（121）。莱拉与精灵可相互配合，“在寒冷的夜晚，周围黑乎乎的小巷都是鲜活和神秘的生活，但她一无所知。潘特莱蒙变成一只野猫，那双能够穿透黑夜的眼睛扫视着周围黑暗中的一切。有时候他会停住，身上的毛发竖立起来。莱拉便从原本要走进去的入口处躲开”（81）。在他们逃生的过程中，精灵分别变为蝙蝠、猫头鹰、豹子以及老鹰等不同生物，带领莱拉逃出一个个追捕陷阱。动物精灵可以为莱拉提供她看不到的信息，两者哪怕在同一个环境中，也映现出不同的主观世界；同时，精灵在特定语境下需要变化为不同的动物形态，也证明了不同的生命体处于不同的环境界，他们对客观世界的主观感知不同：变成野猫和蝙蝠能洞悉黑夜，而变成豹子和老鹰能更敏锐地获得信息。

虽然莱拉与潘特莱蒙属于不同的环境界，但她们本是一体，因此小说通过这种具象的方式将人类与动物的环境界连接起来。人类与动物生存在不同的环境界中，感知和体验的世界不同，但由于他们彼此关联，因此可以互相补充各自环境界的信息差。最重要的是他们在长期的磨合与交流中，互相建构着彼此的环境界，相互之间能够逐渐识别和翻译来自对方世界的符号信息。虽然两个世界不能重合，但却因卷入符号活动的关系网而可以无限接近。

三、奇幻世界的生命共同体建构

人类作为生物圈的一部分，承担着重大的责任，因为“人类的自我意识在符号活动环境中对其他生命体构成了一种绝对的强制力”（科布利 240），促使其他生命体不得不加入人类意

识所构建的符号活动。因此“人类要对整个星球生态系统中的所有生命负责，因为人类无法从这个生态系统中脱离出来”（241）。

卡莱维·库尔将人类环境中的自然分为三度，“一度自然是我们所看到、认出、描述和解释的自然。二度自然是被改变了的自然，被生产出来的自然。三度自然是头脑中的自然，存在于艺术和科学中。外在于环境界的自然，可以被称为零度自然，指自然本身（如绝对的荒野）”（《符号生态学》139）。在《魔戒：双塔殊途》（*The Lord of the Rings: The Two Towers*）中，皮平和梅里两个霍比特人在范贡森林遇见了恩特——树须，“古老的恩特是树的牧人，如今所剩无几了”（托尔金 86）。恩特的历史再现了自然如何被征服与破坏。树须向读者描绘了一度自然的理想状态，“那真是天地广阔的年代！那时我可以整天行走和歌唱……所有的森林都像洛丝罗恩森林，但更茂密、更强壮、更年轻。还有，那空气的味道啊！我经常一整个星期什么都不干，只是呼吸”（87）。牧人恩特不试图改变自然，而是成为自然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树须描绘的自然甚至可以算是一个零度自然，因为自然的生长没有遭到外力干扰，完全按照自身的规律运行，“恩特热爱大树，还有蛮荒的森林，高岗的山坡，他们喝山中溪流的水，只吃树木抖落在他们所经之路上的果实，他们跟精灵学习，和树木交谈”（96）。恩特与树一同走过漫长的岁月，自己也变成了树的模样。

如果恩特向读者呈现了“人类”融入自然的理想状态，那么“恩特婆”则向读者呈现了人类如何改造自然。库尔认为“在生命体的环境界中，所有被辨认出的对象都会被使用或者利用，下一步则是被控制。这就意味着生命体会自动地、不可避免地、必然地改变自然”（《符号生态学》137）。人类感知到自然，辨认出环境界中的对象，便有意识地将这个对象纳入自己的符号关系网中。与恩特不同，恩特婆“不渴望跟这些植物交谈，只盼望它们聆听并服从所听见的话语。恩特婆命令它们按照她们的意愿生长，长出她们喜爱的叶子和果实，因为恩特婆渴望秩序、丰收与安定”（97）。显然，恩特婆渴望控制自然，试图将环境界中被辨认出的对象从原有的生物群落中移走，从和其他物种的关联中移走，让它们改变自己的属性，进入新的环境界。“恩特婆开辟花园，住在其中，耕作着新的田地”（97）。她们试图将自然中的生物“自我化”，将它们纳入自我的符号关系。

库尔认为“二度自然是不可能在一个空白的空间中建设起来。建设二度自然意味着人们将某种模式运用于自然”（140）。恩特婆对自然的改变是将她的模式运用于自然，“大黑暗被推翻之后，恩特婆的土地繁花盛放，田地谷物丰收。许多人类学到了恩特婆的手艺，对她们极为尊崇”（托尔金 97）。托尔金所批判的不是人类对自然的改变，因为人类不得不改变自然，他所批判的是人类对自然的过度索取，即人类活动对自然的肆意破坏。在索隆与海国人类发生的战争中，恩特婆的花园成为了一片荒漠，“一切被连根拔起，彻底烧毁了”（97）。萨如曼带着肮脏的奥克对自然大肆破坏，“他们正在砍树——那都是好树！有些树他们就是砍倒而已，然后丢在那儿任它们腐烂”（94）。随着人与自然的关系恶化，恩特婆的花园逐渐荒芜，恩特再也找不到恩特婆，所以不再有恩特娃，因此守卫自然的恩特人数便不再增加。恩特因此肩负起了保护森林的责任，最终向奥克发起了战争。卡维莱·库尔提出“人类有两种对待有生命的自然的基本方法，这取决于是要把自然排除在自身之外，还是将其纳入自身”（142）。只要有人类，就不可能停止对自然的改造，人类必须要像恩特一样主动承担守护大自然的责任，在零度自然、一度自然与二度自然中寻得一种平衡，寻找与其他生物共存的方法，正如树须所期望的那样，“有朝一日，我们（指恩特与恩特婆——笔者注）还会重逢，或许我们会找到一处能够

一起生活，又彼此都心满意足的地方”（98）。

刘易斯（Clive Staples Lewis）的《纳尼亚传奇》系列作品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在《纳尼亚传奇》中，上帝创造了人类来管理世界，因此亚当与夏娃之子有责任要守护世界。在小说第一部中，纳尼亚王国流传着一个寓言，亚当和夏娃的后代会来到纳尼亚解放被女巫控制的纳尼亚王国，让它真正成为一个各种生物共生的世界。这种思想在该系列的第二部《凯斯宾王子》（*Prince Caspian: The Return to Narnia*）中明确得到表达。博士告知凯斯宾王子：

> 纳尼亚原本不是人类的领土，它属于伟大的阿斯兰。在这个国家里，有神志清醒的大树，有机灵活泼的水中仙女，有羊怪，有森林之神、小矮人和巨人，有海狸和人头马，还有许多其他会讲话的动物……正是你们台尔马人使得所有这些生灵、树木和流水和都变得沉默不语；是你们屠杀并赶走了小矮人和羊怪，现在甚至想把这一切永远地从人们的记忆中抹掉。（38）

人类（台尔马人）肆意破坏自然并将其他生物驱逐出纳尼亚，试图霸占阿斯兰为世间所有生物创造的世界。小说用典《圣经·创世纪》，认为人类由上帝指派来掌管世界，但同时小说中也提出虽然这个世界由人类守护，但世界属于所有生命体。正如獾先生对小矮人说：“这不是人类的国家，但这是一个要由人类统治的国家”（38）。

J. K. 罗琳（J. K. Rowling）的剧本《神奇动物在哪里》也让男主人公纽特承担起了拯救各种生物的责任。纽特从小与各种魔法生物做朋友，他一直努力尝试“帮助人们明白，为什么应该保护这些生物，而不是杀死它们”（47）。当整个魔法世界要消灭这些生物时，纽特以一人之力，主动肩负保护各种生物的担子。比如他拯救了最后的角驼兽，避免了该物种的灭绝（107）。纽特的魔法箱中，有一个动物区，“里面像是一个小型野生动物园。纽特的每一种动物都有自己完美的、魔法造就的栖息地”（103）。可见，纽特力图不改变生物原来的环境界，用魔法为他们打造了与其原来生活的世界相似的环境。不仅如此，他还试图将这些生物送回到它们原来生存的地方。他不远千里在埃及救了雷鸟弗兰克，并将他送回了亚利桑那州的旷野荒原（104–05）。从纽特的言行可知，人类不仅要认识到所有生命体共存的可能性，同时也要主动承担关怀自然，保护其他生命体的重任。

结　　语

本文从生物符号学的视阈探讨了奇幻文学中人类与其他生命体之间的符号互动与共生关系，通过分析奇幻文学作品中环境界的构建、不同物种环境界盘根错杂的关系，窥探奇幻文学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挑战。奇幻文学呈现了一种多元和谐共存的符号世界，它们不仅揭示了人与动物之间的情感和精神纽带，还强调了人类在生态系统中的责任和角色。正如科布利所说，自我关怀需从关怀他者开始。作为唯一的符号学动物，人类不仅要关怀自己，还要关怀他者，在创造二度自然时，不仅要把自然融入自己的文明进程，还要把自己融入自然，建造世界万物平等的生命共同体。

引用文献【Works Cited】

Cobley, Paul. “Semioethics, Voluntarism and Anti-humanism.” *A European School of Marxist Semiotics.* Ed. Zhang

Bi and Tang Xiaolin. Trans. Zhou Jingsong, et al. Chengdu: Sichuan UP, 2016. 235–51.

[保罗·科布利:《符号伦理学、意志论、反人本论》,载张碧、唐小林编选《欧洲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派》,周劲松等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35–51页。]

Kull, Kalevi. "Semiotic Ecology: Different Natures in the Semiosphere." Trans. Peng Jia. *Semiotics of Life: Approaches from Tartu.* Ed. Kalevi Kull and Riin Magnus. Trans. Peng Jia and Tang Li. Chengdu: Sichuan UP, 2014. 130–48.

[卡莱维·库尔:《符号生态学:符号域中的不同自然》,彭佳译,载卡莱维·库尔、瑞因·马格纳斯编选《生命符号学:塔尔图的进路》,彭佳、汤黎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30–48页。]

---, and Peeter Torop. "Biotranslation: Translation between Umwelten." Trans. Qian Yaxu and Peng Jia. *Semiotics of Life: Approaches from Tartu*. Ed. Kalevi Kull and Riin Magnus. Trans. Peng Jia and Tang Li. Chengdu: Sichuan UP, 2014. 17–26.

[卡莱维·库尔、彼得·特洛普:《生物翻译:环境界之间的翻译》,钱亚旭、彭佳译,载卡莱维·库尔、瑞因·马格纳斯编选:《生命符号学:塔尔图的进路》,彭佳、汤黎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7–26页。]

Lewis, Clive Staples. *Prince Caspian: The Return to Narnia*. Trans. Wu Lixin and Xu Haiyan. Nanjing: Yilin Press, 2014.

[克莱夫·斯特普尔斯·刘易斯:《凯斯宾王子》,吴力新、徐海燕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

Lidström, Susanna. *Nature, Environment and Poetry: Ecocriticism and the Poetics of Seamus Heaney and Ted Hughes*.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Lotman, Mihhail. "Umwelt and Semiosphere." Trans. Tang Li. *Semiotics of Life: Approaches from Tartu*. Ed. Kalevi Kull and Riin Magnus. Trans. Peng Jia and Tang Li. Chengdu: Sichuan UP, 2014. 12–16.

[米哈伊·罗特曼:《环境界与符号域》,汤黎译,载卡莱维·库尔、瑞因·马格纳斯编选:《生命符号学:塔尔图的进路》,彭佳、汤黎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2–16页。]

Magnus, Riin, and Kalevi Kull. "Roots of Culture in the Umwelt." Trans. Peng Jia. *Semiotics of Life: Approaches from Tartu*. Ed. Kalevi Kull and Riin Magnus. Trans. Peng Jia and Tang Li. Chengdu: Sichuan UP, 2014. 41–57.

[瑞因·马格纳斯、卡莱维·库尔:《环境界的文化根源》,彭佳译,载卡莱维·库尔、瑞因·马格纳斯编:《生命符号学:塔尔图的进路》,彭佳、汤黎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1–57页。]

Pullman, Philip. *Dark Materials: The Northern Lights*. Trans. Zhou Jingxing. Shanghai: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s Publishing Group, 2019.

[菲利普·普尔曼:《黑暗物质:精灵守护神》,周景兴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年。]

Rowling, J. K. *Fantastic Beasts*. Trans. Ma Ainong and Ma Jia.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7.

[J. K.罗琳:《神奇动物在哪里》,马爱农、马珈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

Tolkien, John Ronald Reuel. *The Lord of the Rings: The Two Towers*. Trans. Deng Jiawan, Shi Zhongge and Du Yunci.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ress, 2014.

[约翰·罗纳德·瑞尔·托尔金:《魔戒:双塔殊途》,邓嘉宛、石中歌、杜蕴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

White, Elwyn Brooks. *Charlotte's Web*. Trans. Ren Rongrong.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16.

[埃尔文·布鲁克斯·怀特:《夏洛的网》,任溶溶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

(责任编辑:卢盛舟)